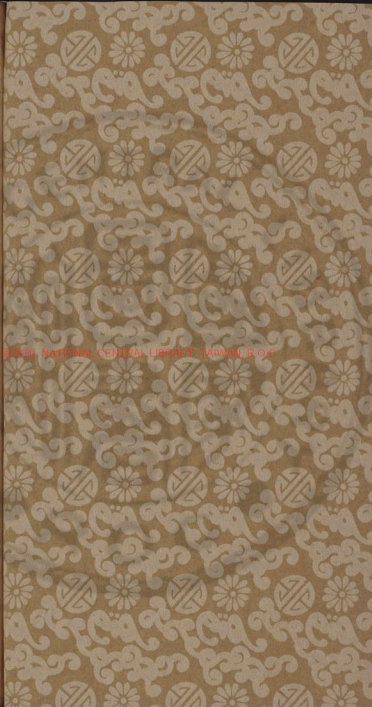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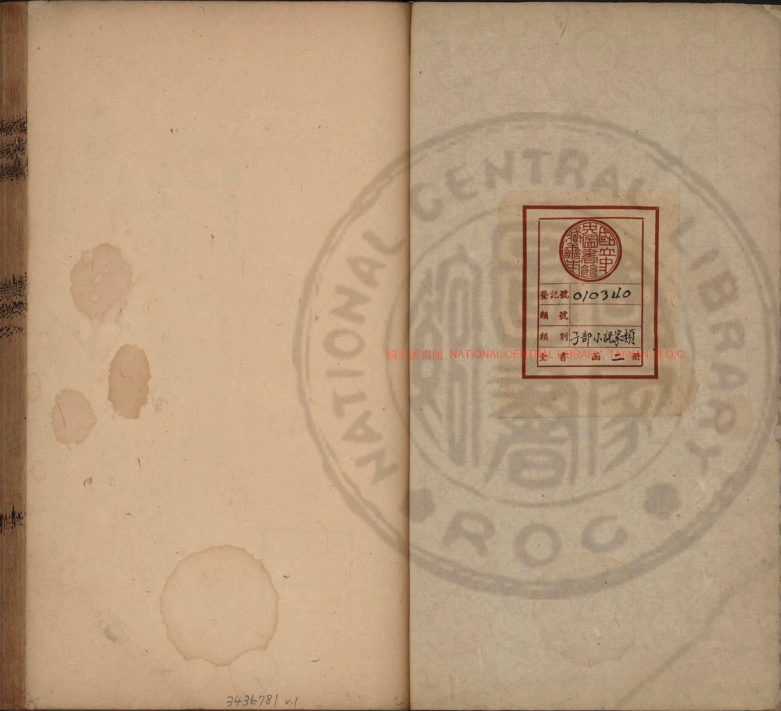




NATIONAL

123456789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CAGO 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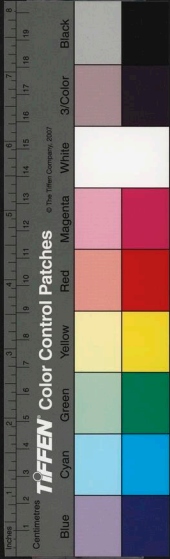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10310  
類 號  
類 別 子部小說類  
全 部 函 二 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436781 v.1



劍俠傳目錄

卷一

老人化猿

車中女子

蘭陵老人

扶餘國主

僧俠

嘉興繩技

京西店老人

卷二

盧生

紅線

聶隱娘

田膨郎

荆十三娘

卷三

崑崙奴

許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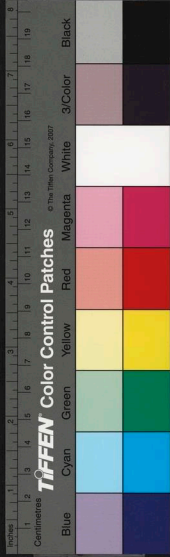
丁秀才

劍俠傳

目錄

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潘將軍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乖崖劍術

卷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郭倫觀燈

劍俠傳卷第一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  
 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  
 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  
 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  
 椽末柝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  
 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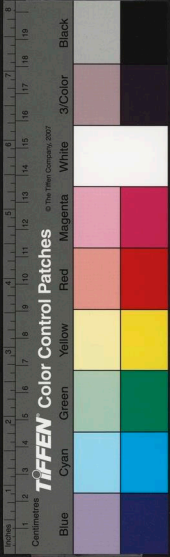
扶餘國主

明新安吳

瑄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潘將軍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乖崖劍術

卷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郭倫觀燈

劍俠傳卷第一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  
 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  
 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  
 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  
 椽末柝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  
 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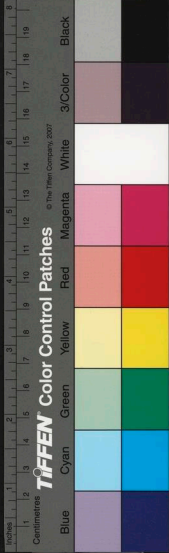
扶餘國主

明新安吳

瑄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公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

妓領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眾矣彼亦不甚遂已計之詳也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主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

願苦爲願  
虛改願



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  
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  
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  
張梳頭公怒甚未浹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  
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  
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遂禮問第幾曰第  
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  
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  
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已

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 客曰

煮作其遠

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

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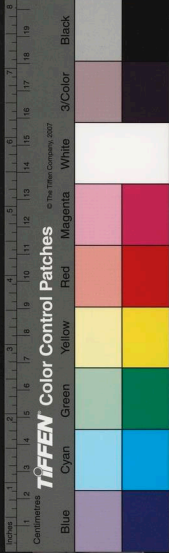
苦作不則  
虛已

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  
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

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

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  
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  
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





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日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廻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

素下花空一字

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將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溪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



士對文靜弈虬髯與靖獨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  
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眄偉如也道士一見慘  
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失却局哉救無路矣此  
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  
可勉強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  
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  
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  
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  
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  
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

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  
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  
之物中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  
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  
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  
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  
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  
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旣列盡去其帕乃  
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  
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



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

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

據善馮驥  
虛改木旁

貞觀中以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



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不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通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眾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枝五十尺不用繫著抱向空中騰

躑躅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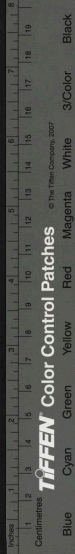
至戲場旣戲作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

技名繩技  
廣改技

尺餘置於諸地將一頭手擲於地空中徑於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眾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餘十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飛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控犴在此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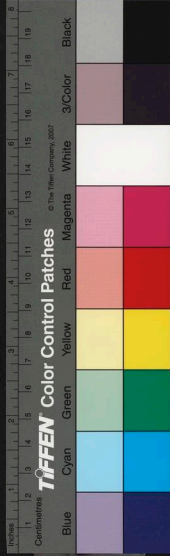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



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紉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

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



雜俎  
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  
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  
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  
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之食之食畢繩乃  
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  
人也以手撫之之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  
聲則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託  
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  
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  
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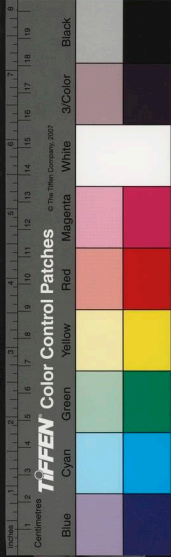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  
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  
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  
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  
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  
善彈乃密於鞞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  
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  
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  
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



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墜數十人列火炬  
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  
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之韋  
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  
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  
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  
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  
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糞餅環之揖韋  
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  
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

郎君則成糞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爲此等向今遲暮  
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  
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  
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  
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  
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  
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  
若猿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返  
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  
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



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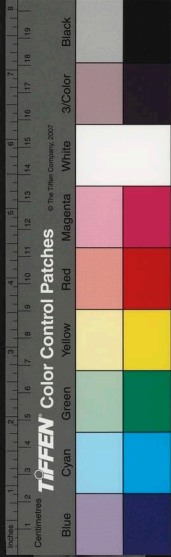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畱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高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

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種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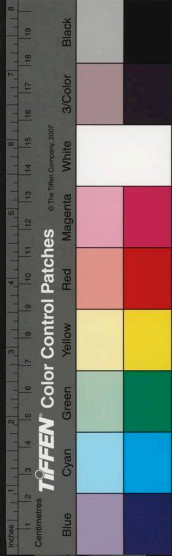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黎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





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  
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迷丈人物色罪當十  
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  
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  
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  
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  
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  
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  
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  
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  
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  
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  
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歸氣  
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劍俠傳卷第一

劍俠傳卷第二

明新安吳 琯 校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  
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  
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  
縮錫可以梗築論之唐咲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  
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  
日祕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劍俠傳卷第一

劍俠傳卷第二

明新安吳 琯 校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  
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  
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  
縮錫可以梗築論之唐咲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  
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  
日祕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劍俠傳  
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怜實慕君子何至騶  
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  
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  
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  
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等某十人索  
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  
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過道流常陳此事以  
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

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  
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  
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  
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  
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疾猿登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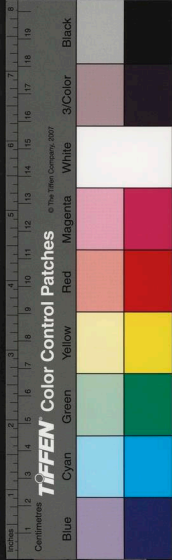
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  
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  
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  
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畱二女守穴擊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  
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  
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  
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

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  
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  
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  
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  
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  
後二十年方可見一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  
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  
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  
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



更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身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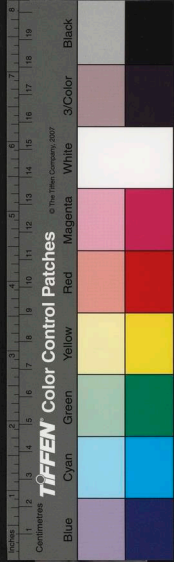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錢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異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



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已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

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極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道其繒絲隱娘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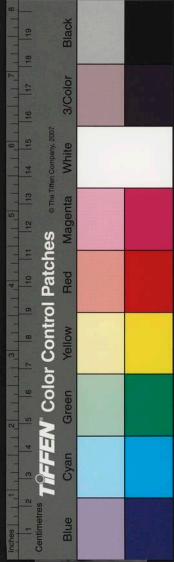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  
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sup>夫上</sup>設大祥  
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  
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  
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  
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  
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  
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竝  
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  
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  
經史嵩召俾掌箴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  
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  
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  
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  
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  
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  
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媼媼使益相接田承嗣  
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





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  
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  
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  
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  
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  
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  
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  
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  
土則數百年功勳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  
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

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  
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  
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  
鬢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  
紋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  
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  
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  
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  
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又  
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



外宅兒止於房廊睡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  
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  
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劒劒前仰開一  
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味壓  
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  
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  
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鼻而  
輒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  
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  
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

在林忽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  
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  
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  
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畱  
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  
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  
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畱使者止於宅  
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  
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  
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  
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  
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  
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  
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御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  
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  
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真嚴  
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  
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

虛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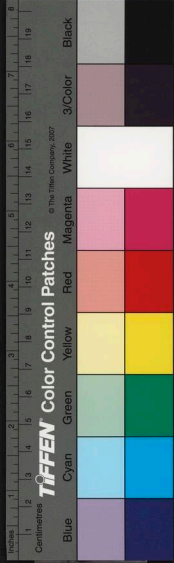
尉曹錫懸  
虛校尉

不屈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  
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  
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  
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  
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  
旅旣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  
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累年不知躑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  
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至



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卽非等閑事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但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觀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旣此相值豈復

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益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第二

劍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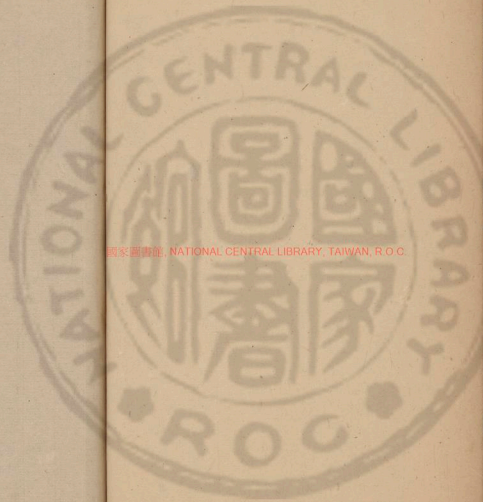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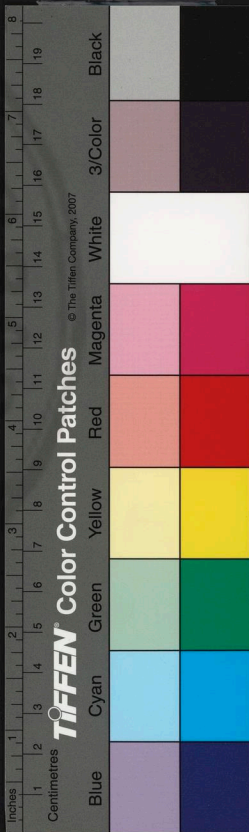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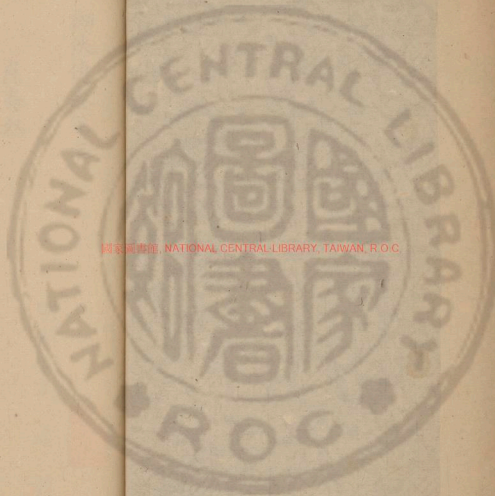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6782 v.2



劍俠傳卷第三

崑崙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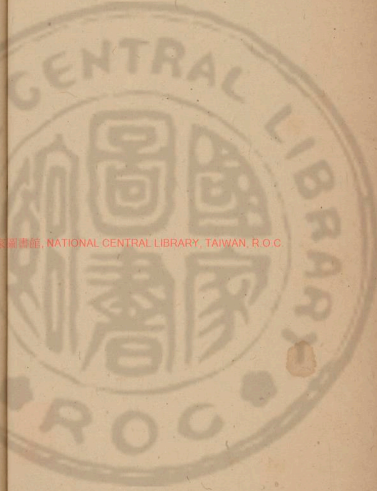
明新安吳 瑄 校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

切夾壽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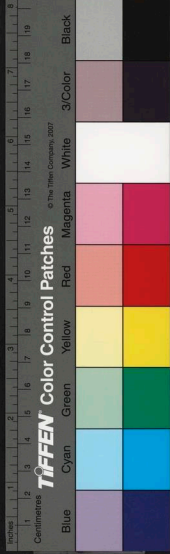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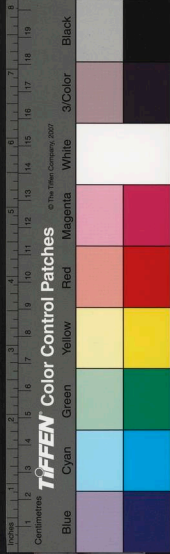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閒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  
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候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  
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  
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  
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閒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  
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  
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  
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  
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



金仙傳  
卷之三  
二  
託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  
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  
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  
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  
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  
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  
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  
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  
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  
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

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  
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  
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  
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  
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囊妝  
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  
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  
家門垣從來邃密扁鑰甚嚴勢似飛騎寂無形跡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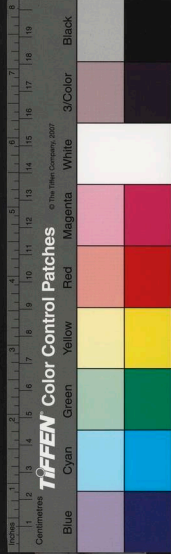


劍俠傳 卷之三  
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  
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  
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  
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  
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  
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  
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  
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  
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  
歲方止十餘年崔家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

髮如舊耳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婦  
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  
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  
其夕以壺觴酌許其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  
乃抗聲高謔已而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  
喝之卽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  
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  
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墳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



道士能學之乎時寂道服故也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巾拭脚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潼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日僧去宰曰此僧乃鹿蘆躋亦俠之流也詩僧齊己於瀉山林下親遇一僧于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而去

丁秀才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及汲於進取盤

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羶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唯銀榼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曰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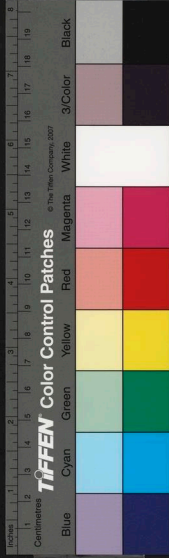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疑爲潘鶴碎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畱止累日盡心



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尔質器度與眾賈不同形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畱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亦有官祿臥而遷貨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非此攘之盜也某試爲之未知固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里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鬢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

繼縷著木履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特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臥土榻煙爨或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一旦攜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念珠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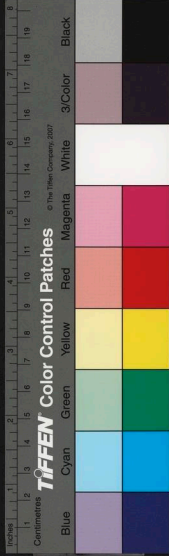




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可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詰旦於慈恩寺忍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在珠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將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懿親及宴席常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道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其比時游士同日都人觀者甚眾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傲翫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筮振卓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眾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歐擊又奪所擊筮筮之百餘眾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



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  
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  
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擊皆  
奔馬而返與從人俱入門亦隨閉座內甚忻愧然不  
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與  
被毆者徐詰其人曰尔何人與諸郎阿誰有素而能  
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無識第  
不平此人無禮耳眾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謂眾  
曰此人若不亡去我能殺之後旬朔座中之客多有  
假途宣慈寺門子皆能識之莫不加敬焉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唯公心以  
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碍于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  
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  
繹未嘗倦于永寧里第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  
忻忻如也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相從既  
啓扉而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既入花鵲仰  
視鳴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  
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脇於鼠  
輩而相逼耶言訖斂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



髮衣短阜衣色貌黔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止之  
且詢來意及姓名對曰李龜壽度龍塞人也有人賂  
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警形不能  
匿公能赦某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以不死遂  
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日明旦有婦人至門衣  
裝單急曳履而背襁嬰兒請于閤者曰幸爲我語李  
龜壽壽出乃妻也且曰誚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  
鐸卒龜壽盡室亾去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

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  
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  
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  
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儻能  
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陷於  
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  
素賈人之妻也夫亾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  
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  
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  
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局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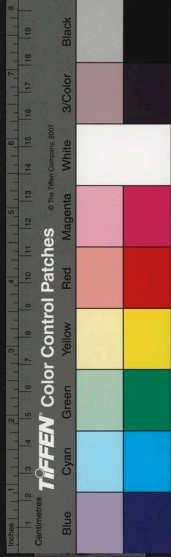


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  
以來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  
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  
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  
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讎今乃得  
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  
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  
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畱止視其所  
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  
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

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  
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  
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  
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  
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  
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  
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  
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



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  
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銜箋金杯倒覆  
難收水玉軫傾歌懶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祇應將  
淚比黃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  
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泥  
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  
痕深其三舊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  
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  
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  
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

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  
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  
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及寶貨回  
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  
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可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  
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  
爲難寔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合身  
首支離不唯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  
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  
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姪亂



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冥官方錄其過  
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尔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  
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  
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  
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  
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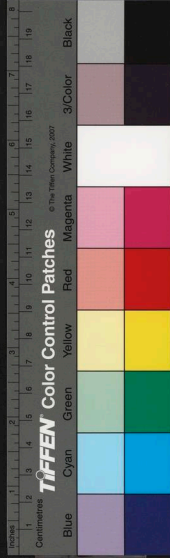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及挈所  
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齎二百匹及生  
饑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緘獻

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洵美乃不受  
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  
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前先輩畜何不平事洵美具  
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  
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  
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跡他所

李勝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齋及同人五  
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  
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



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  
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  
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  
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匕首道士起見所臥  
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乖崖劔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  
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  
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匈  
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衣袖間飛一短劔約平人

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  
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  
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  
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  
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  
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  
忿起于中實將不利于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  
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劔俠傳卷第三

劔俠傳卷第四

秀州刺客

明新安吳 瑄 校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劔俠傳卷第三

劔俠傳卷第四

秀州刺客

明新安吳 瑄 校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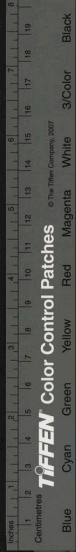
撮衣躍而登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鐘甲訓得故弊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尔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爲言吳公曰尔家事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嘗賜張

訓甲甚弊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妻謂曰君負我耶欲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潘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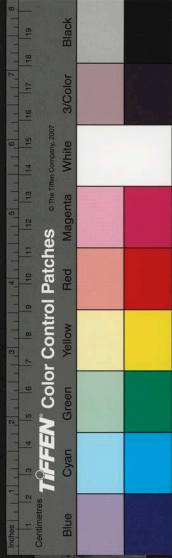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辰栖泊之所弊榻莞蒹竹籬而已籬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鉉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辰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愈厚表薦于烈祖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過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縷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攔鞋墮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夕無食賣鞋營具今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



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畱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于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捋其髮瀝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可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果非方外之士不敢領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之

義俠

頃有士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尉

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脫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且異其言意已許之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更逃竄及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謹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謁之囚果放囚也因畱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日不入宅一日歸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所保至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爲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取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畧止宿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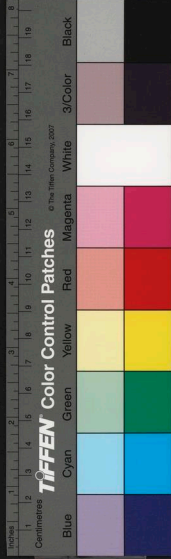


居僕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歇定乃言此宰負恩之狀言訖吁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牀下持匕首出立尉眾悉驚倒其人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負恩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懼媿謝而已其人捧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返呼曰賊首至矣命火觀之乃宰頭也捐別不知所之

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家粗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寧二年正月上元晝游街時

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觸良人家從姬毆擊交至毆既久觀者環遶有青巾忽不平俄毆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不顧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同入市邸既坐熟視自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期乎於此日復期子於此無前却也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銜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



以刀截爲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  
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  
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  
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  
用點鐵爲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  
口之家寒綿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  
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  
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  
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末第時肄業鄉校嘗與同舍生  
出遊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感志焉戲解  
手帕繫其臂爲定方歸卽被疾同舍謂其獲罪於神  
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禮畢諸人先還  
姜在後失道恍惚見白氣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  
抵家妻孥相視問評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聲  
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啓焉妾與郎君有  
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  
久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聞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  
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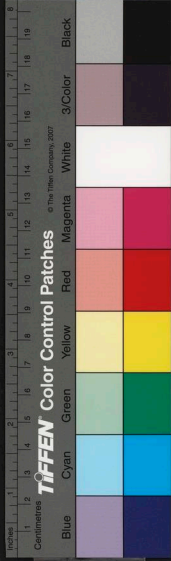


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夏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

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來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變後不知所終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畱家于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



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畱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紿曰無之

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畱少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當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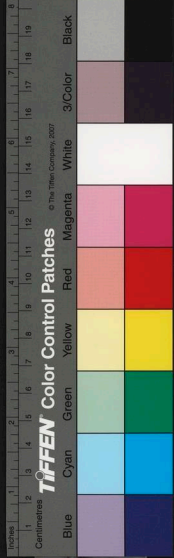




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  
舟臨解維客魔使登楫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  
路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評  
纜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  
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  
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畱金而出董追  
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  
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  
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  
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  
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  
年後洵聞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  
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  
虜及羣盜戰奏功於朝必爲弟竄名籍中已至正使  
告命皆在此卽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  
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爲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  
詳其出處正無以爲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  
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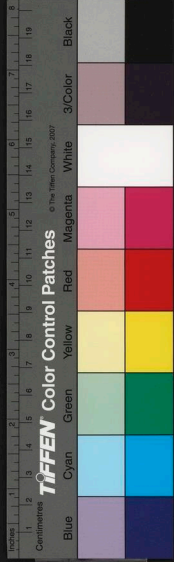
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畱道人勃  
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  
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捕  
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護脫妻子于危難  
先生異人乎念無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  
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公所欲豈望報哉  
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曰  
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  
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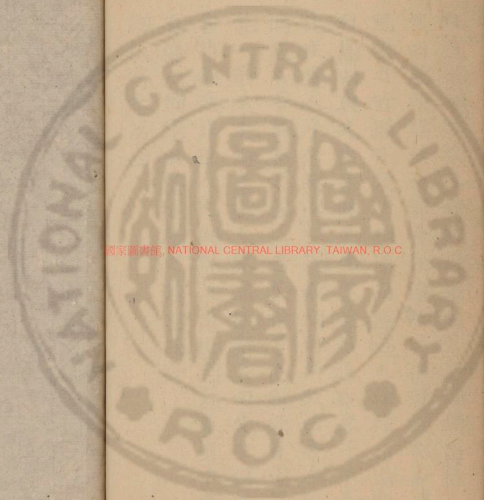
劍俠傳卷第四

劍俠傳

卷第四

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